



《24 城记》

编剧: 贾樟柯, 翟永明

导演: 贾樟柯

主演: 吕丽萍, 陈建斌, 陈冲, 赵涛

荣誉记录:获西班牙拉斯帕尔玛斯国际电影节金伯爵奖

《24 城记》里的诗

整个造飞机的工厂是个巨大的眼球
劳动是其中最深的部分。

—— 欧阳江河

秋叶繁多根只有一条
在我青春说谎的日子里
我在阳光下招摇
现在我萎缩成真理。

——叶芝

成都,仅你消逝的一面,已经足以让我
荣耀一生。

——万夏



陈冲扮演的厂花,用自身保持自己的自尊。

当往事成时间的灰烬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刘晓霞

王家卫的名作《东邪西毒》英文名是《ASHES OF TIME》,中文直译为《时间的灰烬》,以江湖爱恨情仇讲述时间和遗忘;贾樟柯的新片《24 城记》以上世纪 50 年代内迁军工厂工人的命运为主题,讲述的是时间和被遗忘。遗忘很难,必须喝下一坛“醉生梦死”酒;被遗忘很容易,随着时间的流逝,厂房变为废墟,所有往事灰飞烟灭,不会留下痕迹。

静默的镜头,凝固的时间

9 个受访者的一生,50 年;代号“420”的国营工厂完成新楼盘“24 城”的蜕变,几年。受访者中,大都是非职业演员,他们演他们自己。4 个职业演员,演历史上的真实人物(如大丽),也导演虚构的人物(如娜娜)。启用非职业演员,更具时代变迁的真实感;启用明星职业演员,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。他们命运的交织,完成这部访谈式的“伪纪录片”:比纪录片更像故事片,比故事片更像纪录片。而导演贾樟柯就是那个采访者。

1950 年代,为响应“军工企业靠近三线,靠山隐蔽”的号召,大批东北上海的军工厂往大西南迁移,成都的 420 厂(即成发集团)是其中之一。作为生产飞机发动机的保密单位,实行军事化管理。它有 10 万工人及家属,有本土的,但大部分的工人从东北和上海迁来。在热血沸腾的年代,年轻的他们背井离乡来到成都,甘愿成为这个国营大厂的一颗螺丝钉。

荣获“全国三八红旗手”称号的大丽(吕丽萍饰)在迁厂过程中丢了孩子;侯丽君中年下岗,“没有过迟到,没有过工作不认真”,服从国家需要,还是下岗了,毫无怨言,就像当年远离故土也是服从国家需要;1978 年从上海毕业分配来的小花(陈冲饰)下过海经过商,试图调回上海不成,最后还是只能回到厂里。更老如侯锡昆的七旬师傅,为国家奉献了一生,年老近乎痴呆,老伴卧病在床,仅靠微薄的退休金过活。他们,是被家园和时代双重抛弃的几代人,全身心的付出,没有自我,在集体主义的狂欢落幕之后,一无所有,有的甚至连后代也没有留下。

影片中有大量的长镜头和空镜头,沿袭贾樟柯式的长镜头美学风格。侯丽君在夜行大巴上颠簸一路,讲述半生艰辛;大丽高举着输液瓶穿过宿舍区穿过工厂区;在工厂的理发店镜子前,“标准件”(厂花)小花追忆逝水流年;宋卫东(陈建斌饰)在厂办公室怀想不成功的初恋……镜头常常是持续几分钟不切换,客观的白描式叙述,不被打断和打扰,也不带任何感情色彩,痛惜和无力感却直击心灵。雨水打在窗户边的碎玻璃上,老旧厂房,简陋宿舍区,停放多年的飞机,车间桌子上的搪瓷茶缸,车间办公室悬挂的锦旗,一角钱菜票的大特写,厂文化站(其实就是麻将馆)墙壁上挂的“管理制度”,厂子弟学校斑驳墙上的一排伟人像……空间以这样静默的方式把时间凝固,展现给未曾经历过这些的我们。

贾樟柯的摄影师余力为出生在香港,在贾刚出道时就开始跟随他;作曲之一的半野喜弘来自日本,贾的创作团队早已国际化,但影像和声音却与中国人的生活水乳交融。这是一部地道的中国人生存状况的电影,是一部平民的史诗,并且,导演的“在场感”十分强烈,如同贾樟柯以往的电影一样。《24 城记》甚至让观众听到了他的画外音,这与国内一些导演冷漠的“不在场感”有天壤之别。不必以华美的宽袍大袖,神奇的飞檐走壁以及匪夷所思的伪民俗来取悦谁,中国普通

人的悲欢离合也一样会让世界动容。

你消逝的一面,足以让我荣耀一生

当年贾樟柯常常坐火车从山西汾阳到太原,就为买一盒磁带,和那个年代的所有中国青年一样,港台流行歌曲是他们精神上的抚慰。《24 城记》也用流行歌曲记录时间的流逝。广角镜头下,激昂的《歌唱祖国》唱响挤满蓝厂服的礼堂,高扬着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;《妹妹找哥哥泪花流》定格了小花美丽却空洞的青春;日本电视剧《血疑》主题曲是宋卫东心碎的初恋烙印;当保卫科干事骑着单车举着老式手电筒巡视厂区,叶倩文洋气的粤语歌《浅醉一生》低徊在午夜的黑暗里;齐秦的《外面的世界》鼓励赵刚从父辈的闭合空间走出来,去找寻外面的精彩……这是他们的青春记忆,也是我们的。

用歌纪念过去,用诗表达当下,也刻画人物内心,是《24 城记》的特别之处。以叶芝、曹雪芹、欧阳江河、万夏(后两位是成都诗人)的诗句作为人物和场景的间隔,回味无穷。尤其是小花那一段,她和同乡工友们绕过打麻将的工人,去排演越剧《红楼梦》,字幕打出了《葬花词》,小花像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的林妹妹,一生的命运被规定,唯一的选择——独身是服从于自己的内心。外表的卑微不能掩盖内心的高贵,对于女人来说这样的选择悲凉而残酷,但对于小花,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自尊,也是对集体主义的微弱反抗。电影结尾处万夏的诗“成都,仅你消逝的一面,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”,除了表达娜娜此刻心绪以外,更是全片的点睛之笔;为了忘却的纪念。而侯丽君的那句话“人有事做,老得慢一点”竟然和名人诗句并列出现在银幕上,在贾樟柯看来,一个普通下岗女工,是和他们一样毫不逊色的大写的“人”。

中国不多的具有人文关怀的导演中,宁浩(《疯狂的石头》、《疯狂的赛车》)擅长黑色幽默,李扬(《盲山》、《盲井》)擅长把美好残酷地撕碎给人们看,而贾樟柯最温情脉脉,具有文人气质,《24 城记》尤甚,这既和编剧之一的成都女诗人翟永明有关,也和贾樟柯出身文学系有关。

那些人和事正在湮灭

改革开放 30 年来,成都在长高,在变得美丽。“它有北京都没有的巨大的 LV 店,另一方面,我看到牌桌上的工人,他们打一上午麻将,输的赢的钱也就买一顿菜,度过时光而已”(贾樟柯语)。从这里我们看到了“土地的变迁,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变,50 年代中国工业化到现在的城市化,从集体化到个人化”(贾语)。在张扬个性的今天,谁还记得如 420 厂的那些爱厂如家的人们?时代在遗忘,他们的后代也在拼命要剪断和它相连的脐带(如赵刚),健忘的民族没有未来。而导演虚构的娜娜开始反思,开始找回自身血脉的新一代是民族的希望。

当娜娜戴着巴宝莉围巾,开着甲壳虫小车,来到工厂废墟,背景是施工中的楼盘,盛放的油菜花布满银幕,这是全片唯一的亮色和温暖,它既预示了这个工人女儿的美好前程,也是她的父辈们冀望的灿烂明天。

俯瞰成都,现代化的美丽成都,420 厂已不知在哪个角落。当崭新的高楼正在废墟上拔地而起,那些人和事,正在时间的灰烬中湮灭。但是在湮灭之前,它们尚有余温,应该被想起,被触碰,被牢记。